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九

明 賀復徵 編

疏二十三

欽崇天道疏 明鄒智

臣聞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為之子者憂愁鬱抑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之怒矣然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懽心以成大孝

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遽肆然於一家之間為之厮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畧不思顧其主以為長久計視其主之憂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為怒矣夫天大父也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小大之臣陛下之厮養也今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食不安也陛下能太息而不能自已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衆臣不敢毛

舉以瀆聖聽請以今日之急務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留聽焉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俻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内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伈伈俔俔若

不敢然甘於摸稜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懐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歷嘉祐之治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為夏竦吾黜之孰為夷簡吾容之孰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名至便殿

給以筆劄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羣居終日迹若鸞斯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

言出而禍謫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後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為此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閤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顔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采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

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為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勲碩德顧削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胆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踈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煙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陛下飾王恕之蒲輪駕

強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壊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為相外

倚之為將藩省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此萬古帝王

之凖的也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某章為某書訓某字為某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每嵗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摭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嵗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考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廷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

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

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為無補謹具奏聞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為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名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

以貪濁免官髠徒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脩小

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主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訓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淫端邪説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謗不慭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

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簒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

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雖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

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

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盖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授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顔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顔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

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棖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

公伯寮秦冉顔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林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

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

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氏之說程子看詳學

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没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為缺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

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没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於學宫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顔子之父顔無繇曾子之父曾㸃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

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顔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别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顔無繇萊蕪侯曽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

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
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
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没之時
以朱子托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
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
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
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
義不為虛文矣

脩舉屯政疏　楊一清

題為脩舉屯政事先該戶部等衙門題為夷情事因甘肅地方夷情重大要惟大臣一員前去整理粮草脩舉屯政推得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劉天和堪任節該奉欽依是劉天和陞右僉都御史着在甘肅地方專一整理粮草脩舉屯政勑寫與他欽此命下中外臣民仰見皇上軫念邊方攘外安內之意不勝慶幸臣自弘治初年出任陜西按察司官以來節蒙朝廷簡任授以風

憲重職歷督理馬政茶法經畧廵撫揔制提督三邊中
間屢承名用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而在陜西之日恒多
東自延綏西至寧夏直抵甘肅地方皆臣所親歷切見
延綏專備河套寇入有時寧夏背山向河賊難深入惟
甘肅一鎮自蘭州過河所轄莊浪西寧涼州鎮番永昌
山丹甘州在城五衛肅州衛古浪高臺鎮夷等千户所
共一十五衛所綿亘二千餘里南有番北有達一線之
路通乎其中肅州嘉峪關之外諸種夷羌部落雜處時

出剽掠四時皆當備賊自昔號為難守而今日事勢又有大異昔時者亦卜剌阿爾秃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番合一窺我莊浪近又内犯我河洮之境此腹心之害昔年之所無者也西域土魯番跬惡數世先年止是殘破哈密一衛後乃將沿邊一帶川邊王子莊等處地方亦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踐遂敢稱兵扣關犯我肅州圍困我甘州鎮城此亦昔年之所無者也今雖乞和求貢狂悖之情尚不可測西海之寇莊

浪為切近之災而甘肅守臣相離稍遠視以為緩土魯番之釁甘肅為門庭之患而莊凉守將視若無干殊不知譬之癰疽發雖在於一處而一身俱被其毒矣及今不為之處竊恐十年之後將無甘肅矣無甘肅則無洮岷無洮岷則無臨鞏而隴西關右之地其能保乎此其利害不止係於陜西而實中原安危之所係也為今之計我既未能奉辭討罪以為犁庭掃穴之圖亦當選將練兵以為折衝禦侮之計故曰禦戎無上策自治為上

策所謂自治莫先於兵食二者而已今各該衛所行伍空虚士卒疲弊逃亡者月增歲益而未能勾補見在者啼飢號寒而無以自存鎮巡官員固未嘗忘憂而勢有所難雖未敢坐視而力則有限近日皇上已勅提督尚書王憲前去經理仍乞天語丁寧令王憲親自過河巡視直抵甘州會同鎮巡官員閲視軍馬整飭邊備逃亡之數設法勾補見在之人厚加撫恤一切戰守之宜俱豫為之備故曰凡事豫則立城郭溝塹豫其固也弓甲

鞍馬豫其利也作止圍援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數事兼舉定為畫一之規庶幾以靜制動以近制遠以逸制勞戰則必克守則不危矣此提督鎮巡之事臣不能縷縷言之要在委任而責成之耳然足兵必先足食今河西衛所粮儲缺乏士有飢色馬多瘦損盖陝西布政司近年坐派邊糧止是徵價折銀而腹裏州縣人民亦皆困敝災傷有蠲免之例荒白有輕折之條內郡所入不足外供危急無措則連章

累牘仰給朝廷皇上不惜内帑之財相繼發給然皆不過就所在地方買入所在倉廩而已奈何關山阻絶舟楫不通一境之外别無來路佈種不廣雖有官銀無處糴買時價騰涌日異而月不同官司無以為計往往散銀糴買槩憑衞所將軍人軍餘揭冊開報至於疋夫窶人亦皆分俵銀兩市買還官責限杖併如追正糧衆口嗷嗷怨聲載道臣在固原每據貧軍狀訴身等俱係有差占之人本等屯糧尚且無力辦納又逼要替官買糧

所給之價又多不敷稍得過者未免折賸賠納質難者甘受杖責不能完官臣屢行禁革不許再行派擾軍心稍安訪得此獘至今猶不能無也夫處積邊儲不過召商糴買二者而已派軍糴買既有前害差官收糴其獘亦多況有糧之家一聞官買多避不敢出反致稽誤惟召商為捷便之法商人射利雖小必趨欲積邊儲雖費何吝在商人得一分之利則官府有一分之益今之居官者多昧於此避商人之嫌貽貧軍之害月糧折銀止

得半價而青黄不接之際雖有價錢無處收買迫軍逃竄職此之由宜令都御史劉天和將開去鹽引名商務納本色糧料無令折銀雖多無益其民粮京運銀兩除量留以備收成時月折放外亦要召商糴買稍優其價直則買者自多稍輕其斗頭則納者不誤此在劉天和及巡撫都御史通融處置臣固不能盡言而亦不忍不言也夫腹裏民糧既病於轉輸難復本色之舊欲以本地之所出供本地之所需非廣興屯種其將能哉臣觀

戶部本內本鎮拋荒屯地欲令差去官㑹同撫按等官作急查照節題事例設法清查均搭派撥該鎮官軍督令用心耕種務期五六年後荒蕪地盡數開墾使邊儲充實兵強食足此誠探本之論而經理區畫存乎其人其故不可以不講也何則存伍正軍身有差操隨伍軍餘例撥屯種但有軍無餘者實多雖有軍餘而無力聽其荒蕪而不能佈種者亦不少矣故附郭屯地每歸於該管官司勢要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賠糧而不知屯

地之所在者夫人之情孰不趨利孰肯舍可耕之地而甘賠無田之糧哉亦自顧其力有所不能耳其貧難壯丁雖有良田無牛可耕無種可佈未免將田租佃若畝段寫遠田瘠利薄無人租佃未免將身傭雇一年雇錢至猶不充一歲之草糧管屯官員或將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謂之擡粮屯事之獘至此邊人之困可勝言哉故欲廣興屯種必先補助屯下按屯種事例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令各衛沿邊墩臺堡寨星散羅

列征操之外每月守墩守堡伏塘等項差占數多見在
軍伍已非原額守城有數撥屯無人宜令布按二司清
軍官清理各衛軍户應繼軍伍俱令選解精壯軍人真
正軍妻并添帶軍餘一名户大族衆者二名俱隨伍住
坐正軍差操餘丁屯種使其來即可以為侶而至即可
以為家有親屬相依之勢有生理相安之心庶幾久長
利便不至隨到隨逃矣又恐户多消乏清解無人亦可
少倣古人募民以實塞下之意出榜召募附近隴右關

西一帶人民令其納粮以資口食而不當差以足屯額之數人情動必計利其納粮有餘者聽其自贍利可資身人必向募屯額之外或有能耕儘其能耕之力盡開可耕之田者俱聽其便仍待成熟三年之後乃徵其應納之糧而不令其當别項差役如此則屯户以充屯種可廣而倉有餘積矣及查得比先年間屯種修舉之時牛犂種子皆為官物凡屯軍年老出伍或選伍收操改撥屯田例皆將牛犂二具種子伍石随田交替各該衛所

歲造牛具子粒文冊今盡廢矣宜依倣古人已行之法
酌量今日可行之宜令劉天和就於發去户部官銀内
動支一萬兩收買牛隻置備犂鏵除屯丁家道可過屯
種素具者令其自備其餘審係貧難之人及清解户丁
名募人丁每丁給與牛牝牡各一頭犂鏵各一張種糧
伍石足撥屯田督率屯種每年所得籽粒先扣應辦屯
種之粮以備官軍放支次扣原借種粮以候春作給散
其餘多寡悉聽自贍夫種之餘者既本丁自贍而納諸

官者又各軍自支似亦近於擇可勞而勞之之義屯丁既充屯種既廣不但屯糧可完而耕者有餘別無搬運之路亦自便於糴買不至多費官錢且蓄積有備而又填實有人數年之後耕者雜野無事以田有事以守食足令行士氣自振而邊城之勢自壯矣至於屯地之埋沒者委官清查務見明白或聽人首告免其問罪官豪之占種者諭令吐退而不追其既往或又慮聲息為梗臣謂春種秋穫各不過半月二十日而已宜令各該守

臣先期曉諭約會併舉摘撥官軍架梁哨守但要斥堠嚴明哨有賊寇入境烽火一舉隨處城堡皆可斂避無信怯懦將官專以堅壁清野借口賊未至而閉門高壘為自全之計則將焉用彼為哉況賊人之入寇也有時賊馬之踐踏也有限佈種若廣隴畝連雲禾稼蔽野賊亦安能盡踏之乎衛所管屯官員必須委任得人無墮諸貪婪之手無委諸庸劣之夫買過給領牛隻計其毛齒均其牝牡仍為之約束嚴令愛惜牛力時其牧放調

其水草歲一查報巡守管屯二司官員仍要嚴切約束稽考三年以上屯糧無欠者指揮千百户各量為犒賞五年以上無欠及積有贏餘者即係勤能官員舉保擢用則人心自奮積効自彰今日修舉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該部建白之意亦必如是而後可以無負若徒以清查催納為名而無經營料理之方徒事虛文於邊備何益哉前項屯種事宜臣嘗見先任肅州兵備副使戴書曾有論列頗為詳悉未見舉行臣言多采用之不知者

或病其迂緩難行殊不知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茍為不蓄終身不得事勢至此而又因陋就簡茍度歲時平日輸納理勢既難有警餽運道路必梗當是之時取給於官而官倉無儲和買於市而市無可買雖有數百萬兩之銀亦束手待斃而已巧智之士雖多亦安能善其後哉臣私憂過計不覺忉忉至此仰惟皇上宵旰之懷每軫三邊之顧乞賜省覽

劾宦官疏　韓文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姧為明人臣以犯顔為忠故羣小之姧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砮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

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
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𢧐劇
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
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徳遂使天
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
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
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
未建萬一游燕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

益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恩上告兩宮下諭百寮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洩神人之憤早消禍亂之階永保

靈長之業則皇上為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為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憫念窮民亟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師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聖德不已近者不意一時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命臣等撰寫敕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府并松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為虐

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逃亡逼迫又恐激成他變又況經過地方淮揚等徐邳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產盡被淹没百里之内絶無一爨之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相繼各該地方官員奏要賑濟該部為因公私匱

之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處自今至於
麥熟之時尚數月各處饑民豈能俯首楞腹坐以待斃
其勢必將起而為盜傳聞鳳陽所轄地方泗州洪澤饑
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
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勦平將來事勢尚
有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懼所有前項敕
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
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覆題着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於有悮矣

速停齋醮以光聖德疏　楊廷和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姦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閒已嘗具啓請於昭明慈壽

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宮侍衛牌子等項人員皆豫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侍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即蒙懿旨施行暨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匾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禳禱必須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修設齋醮恩寵賞賚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

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於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妄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纍繫金國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名禍

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如此近日劉瑾建玄明宫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闕〉寺張鋭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宫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一皆身被誅竄家抵敗亡畧不蒙佛與天尊之庇祐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宫闈之内脩設齋醮萬乘之尊親涖壇場上惑宸聰

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刼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念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況陛下親涖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盖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

自竦播之天下傳之萬世其爲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聖化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令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於廷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望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黨縁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

售姦僧道一體治罪又命光祿寺備查近年每次齋醮取用過米麪菜果等數又命内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施銀兩等物各開數進呈究問追奪以除冒濫更乞大施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祖修德保身為先務則聖治益隆聖壽益延而聖德愈光所以綿國祚於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

謝存問獻講學親政疏　王鏊

奏為謝恩事伏蒙聖恩特降敕諭遣行人柯維熊存問

并示優眷者臣久伏草莽忽聞詔使臨門有若自天而
降光生巖壑歡溢里閭莊誦璽書誨諭諄悉憫臣以直
道難容嘉臣以勞勛自效臣之寸衷特荷九重之知雖
殞百身何能為萬一之報乎隨欲赴闕陳謝而衰病侵
尋恐顛越於道路乃敢具疏以聞臣本樗材遭際聖朝
亦嘗承乏內閣預聞國論適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
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於
野十有三年無復當時之望矣恭遇陛下龍飛九五庶

政一新海隅蒼生欣欣相告復覩太平之治而草莽之
臣又不意獲占優老之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
篇志欲效野人食芹之獻而無由今幸天恩下逮何敢
復自疑外而以出位為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
至治之隆者蓋起上下之交而近世之交其道有二一
曰講學二曰親政陛下踐阼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
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廣厦
細旃之上時名文學侍從從容講論凡古帝王為政之

大經大法日陳於前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内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為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太懸絶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遂日輪對從容諮詢生民疾苦政事得失使得日陳於前總攬乾綱不治微細接見忠賢不隔踈遠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宴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聖心

日明親政則聖政日修君臣上下日周旋於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輒效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陛下少留乙夜之覩如其可采采而行之則臣雖填溝壑無復恨矣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聞臣不勝感恩激切屏營之至

講學篇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

文華殿公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欣焉傳之以為希闊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二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

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及成王訪落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示我顯德行學有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兾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闊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

商高宗周成王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方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暇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告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流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

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直入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博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文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

或講經或讀史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孔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

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之情疏隔而不能下達上下壅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絶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

他地勢懸絶所謂堂上逺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盖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逺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

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

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内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名大

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
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
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
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
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
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
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
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

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獘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如是而已

應詔陳言疏　黄體行

頃者上天示戒災及寢宫陛下憂惶深用祇慎勑諭羣臣詔告天下敬天之心蔑以加矣然必懇懇於求言者蓋以變不自生惟人所召顧九重深邃非博采羣言不能悉知大小臣工祇承德意誓竭忠誠以圖報稱於是

大臣言焉繼而科道言焉搭民隱弗陳而指切陛下之身者不諱同辭此非有所譸而故揚陛下之過也亦非天下之民舉安而陛下之身獨未盡理也盖陛下一身天下仰望其正與否實天下之治忽所關羣臣有言不歸諸陛下之身又誰歸哉迺今旬月不見舉行臣實愚昧不察謂何陛下御極九年於兹五年以前逆瑾竊柄敢作亂階百姓惶惶懼無生路幸而國祚猶篤元惡成擒噫亦危矣然危而有持此可為一幾也陛下其能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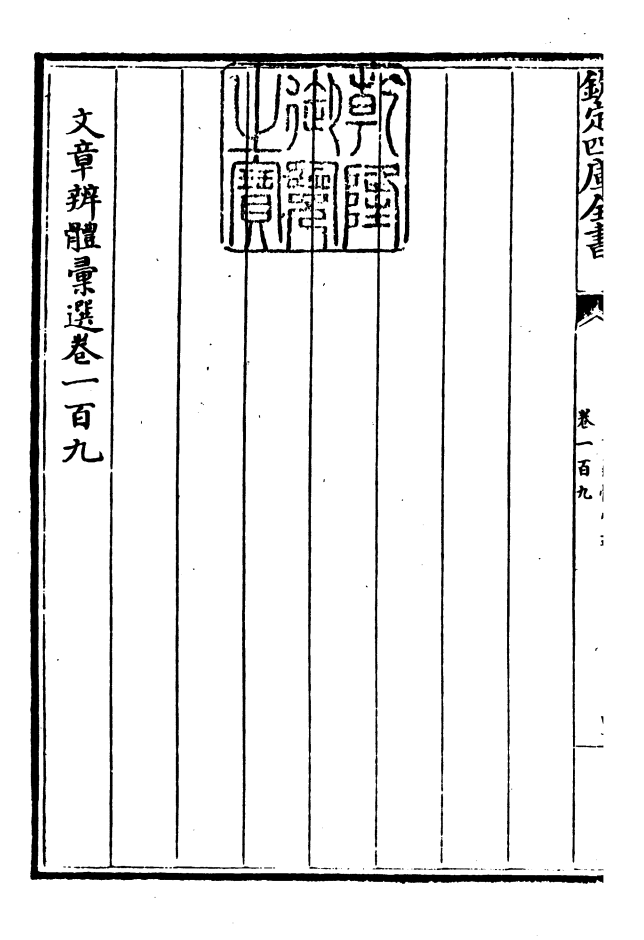
之乎六年以後逆瑾餘烈滋熾末已盖取於民者既窮則民不聊生勢無所歸自相率而入之盜一旦劉六劉七之徒挺身以出而亡命之人爭應之北闗一呼聚盜成丘鼓星星之焰以燎南北之原者幾不可戢幸而國祚猶篤天兵壓境江神助順而賊舸隨風以飄噫亦危矣然危不終危又可為之一幾也陛下其能為之乎方今川江餘黨猶未悉平而劇寇之受招者間或復叛正陛下兢業惕勵之時也不比之圖聽嵛僧義子邉軍之

屬遮相兒戲而皇店内市打毬錢無名之征胥此焉出而又信童豎數十人扈從聖駕潛出外市移時始入庶民之家有千金之子猶知自重其身而坐不垂堂況陛下一身天地祖宗之付託萬方黎庶之攸歸視彼千金之子輕重不侔何付童豎之手以自名不虞者乎即令幸免所損已多此臣深為陛下惜也此心既縱凡百就荒朝禮廢而不修宮寢踈而不御威重損而不知儲位虛而不慮上天降臨特示切身之戒陛下始雖警悟而

畢竟受蔽雖有大臣科道部屬之言猶以為瀆亂聖聰前有進者報而不行後有進者留而不報豈不以羣臣皆外人也勢隔情離任意投擲夫人之情莫親於母子莫密於夫婦仁壽坤寧宮為陛下之親且密者也羣臣之言不足聽兩宮之言獨不足聽乎臣本一介儒生謬登甲第在孝廟末年而竊禄在陛下初年而録官其荷國之恩誠厚矣始欲少效愚衷顧八十歲老母在堂賴以送終理難許國逮今老母不幸無禄而猶顧戀蒙恥

不為陛下盡言此身雖存猶行尸也伏望陛下特清聖慮大回宸斷念今日之天下皆祖宗勤勞之天下不可以或輕今日之人民皆祖宗勤勞之人民不容以或易出番僧屏義子遣邊軍凡皇店内市打毬錢無益於天下無補於生民而非君上當為之事者一切罷去撤行殿而深居以為誕育皇儲之地息游幸而早朝以杜潛移政柄之門名親王而入輔以絶奸邪窺伺之路如是則羣臣之言次第舉行而陛下之身正矣陛下之身既

正生民將有所恃以為安川江餘黨聞之自將息然解散而劇寇之復叛者轉為妥帖陛下此時可以奠居而收永清之治矣借使不聽羣臣之言仍蹈覆轍天下將來之事未可知也雖然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父或有過實子之責陛下偶蹈有過之地而臣尸素之愆亦有不容逭者乞將臣放歸田里以答上天之譴萬萬無悔干冒天嚴不勝警懼悚慄之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李大穀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
明 賀復徵 編
疏二十四
扶植國本疏 明林俊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揺動日月纎食野熊入禁鑒戒之昭莫此為甚而强敵陸梁犯我北鄙邊氓

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陜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陜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塡路惡氣薫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廵撫廵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恝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

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費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刼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賫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為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

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説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説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為明聖聽納之主真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為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説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

謹按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市井亡賴曩者猥指邪術

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誣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纖曉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隆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

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況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實人尚若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與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覆傾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

以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若不足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隂求益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為是被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梁芳欲文已奸而以過歸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為身危之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

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孰視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内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者所

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幸甚

急除大逆權宦以禦大亂疏 林俊

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為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

道亂而復治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以斡回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羣雄並起我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孝宗上賔以至完天下付我陛下當時顧命之言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陛下倚任劉瑾如

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陛下為太甲為成王面欺腹誹而目侮無所不至陛下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奸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謂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陛下朱姓朱

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陛下時出視朝劉瑾西南
向倨立鴻臚寺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某部與某敕某
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喝向東作揖故謂陛下
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惟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有作
威僭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為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
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為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

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朝著之間
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
特謂之將矣國家成法制於太祖遵守於太宗至精密
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
不能庇祖宗耶大臣擇於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
斥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
清許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
瀚俟命獨存是明不足我孝宗故與孝宗抗也陛下尊

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太皇太后皇太后時被離間使純懿之主母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取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祖母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為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讒間榮王徑遣之國致陛下於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為陛下私危者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身與其叔耶藩王金枝玉葉陛下同潢派者也

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其金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勲則親與都督等官皆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唾罵驅索任情中傷令日繩其弟兄明日繩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話勒閑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陛下盡失勲戚之心內閣九卿非

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為民充軍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鉞忍心種禍抄没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天錫尋事嚇財逼令自殺致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禮識事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者也劉瑾敗羣傷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

之閒廢罷黜致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户或起
艱難或由勲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
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陛下盡失武臣之心
屯田將無而作有税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揺手犯
禁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
其事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
其家使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陛下盡失天
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為財易足也劉瑾刮盡天下

之財富於內庫非欲為逆暗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為屋易足也劉瑾蓋盡關防之屋多於內府非欲為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瑾畜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校隨回祭掃為張永所阻信有之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

曰由劉瑾之致兩直隷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剋削匱竭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剋削匱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剋削匱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天苗等蠻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剋削匱竭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横盜賊

充斥亦由劉瑾多方誅求剥削匱竭之致而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揺中外所當共誅為言是劉瑾即未自反逼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夫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謗毁謂亂起孝宗至頒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孝宗聖仁寛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不能及也謂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

輔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子為君諱孝宗
誠不及猶當曲諱況誠聖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瑾淫
毒慘酷羅織害人如邊糧虧折鹽課拖欠自有官攢竈
户令却追巡撫巡鹽枉道回家僭宿驛舍自有杖罪正
律令却發為民枷號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令公
罪免科却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
十等一十等耶公罪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
耶濁官取受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

兩亦極矣劉瑾取受始即三五百兩繼即一二千兩繼即一二萬兩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違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餓虎廉者如乞兒至於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率多類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陛下少霽顏色將臣奏面請兩宫面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郎

署等官各守衛團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素無讐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為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內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己為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不之救昔崔洪薦郤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山薦顏杲卿杲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忘宗社至計哉伏望

陛下獨奮乾剛大義割愛公處劉瑾以謝天地謝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平矣

慶幸討戮宦賊疏　林俊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為我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薦朋黨之說戕賊大臣挫殺言官淩巇同類推剥羅織天下之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

然猶古無是甚也比聞遣榮王之國修行宮致陛下外
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
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
馬光婁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
亂源為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陛
下為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榮王已之國
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陛下如仁宗如高宗
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

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皇太子誕而生生而立立而長
遣之歸國未晩也孝宗時陛下爲皇太子已長尚未遣
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豈容徑遣榮王之國耶
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
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
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户夫婦夜同寢處以防
寇偷我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祖
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况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

心唯夫婦最為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耶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宫豈容離深宫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也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草一疏為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齊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謄凈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厪宸憂

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為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為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辨也昔夙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為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内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

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璀之後曾請陛下如仁宗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陛下撤行宫回内宫倚三宫為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如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得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鈌與二三内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璀故致

亂今是而無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亂僨今是之無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無託保無瑾繼是之無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内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

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
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
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他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
矣宥二黨魁猶為失刑夫為户部莫如韓文許進為内
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讐舉親方撥亂反
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
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可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罪
累朝厚恩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新主狡狠回遹賛

逆賊以亂人國睨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諛於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為陛下晝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陛下法古而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為戒循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漏網者則聖德日光聖政日新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録前奏稿隨本上進非

欲銜事後之賚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閒老病疎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

淮鹽利弊疏 霍韜

竊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通變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令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

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粗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

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八七十萬引饔飧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横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斗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官

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仍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米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

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為刼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户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

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税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雖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者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

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户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

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盖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盖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賣復以市利則鹽價益

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
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
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求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脩補
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而
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
丁為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
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
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

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國家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益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例絞勿

贖又嚴為今曰正額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覲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絶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

害而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絶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
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又與接濟利病均為欣戚
邊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
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
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方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
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
户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
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之者

甚薄雖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户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户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寛即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逋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千日握其㬋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之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

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而今復加七錢尤重矣買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立絞刑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秖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責成効虛實提督上之吏部期之數年鹽

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多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治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苟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坐有實效此兩淮之利弊也舉兩淮則天下可知也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孫懋

臣嘗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承先朝

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聰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壅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聞或揑改旨意肆為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箝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真偽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壞祖宗之法莫大於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使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經筵輟講積有餘年浹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絶形迹

疎逴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內閣莫獲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橫行蓄患邊方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壅蔽之禍茲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揑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尚賴皇天眷祐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真幸耳茲者伏遇

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帝位四方萬
國延頸拭目瞻望太平今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
之始且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
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决昨者伏覩明詔痛
革先朝弊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為
我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撥亂之功可
謂盛矣蔑以加矣但臣以為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尚
有可憂伏願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

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内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决凡事大論議矛盾者則勅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内批如先朝之為者即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伏私念内閣機密重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綸音涣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若無可容者何

乃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
關防之術尚若闊疎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機
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内
閣創置列於大明會典臣愚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
載籍我太宗文皇帝故事勑令内閣專一擬旨司禮監
專一進奏仍令内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寳
將逐日聖旨裁决過事件明白開載五日一次類進揭
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同雖陛下聖旨有所予奪亦必

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
奉之制更乞敕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
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紀其數目送吏部附
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況
匿之姦舉無所容而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臣
忝官諫諍遭際聖明一念樸忠粗先有見如此伏望陛
下脩舉祖宗久大之業釐正累朝因襲之弊先復令典
永示弘規追究前日壅蔽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姦邪之

人明降敕旨處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祖立政之第一義也伏惟聖明留神天下幸甚臣干冒天威無任隕越之至

守令定例疏　胡世寧

臣惟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廵察二司守令者廵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為民也祖宗舊制惟廵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

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為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
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副使於東西矣甚者初
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俟三二月即改左而三
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
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
為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即取事在承上而不在
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
驛舍之損漏誰為之修也視生民之饑困若見驛馬疲

瘠誰為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農桑者不屑為也責之以積穀備荒者不屑為也至凡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為也乃惟廵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禀其意而亟為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往時廵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為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行其職而事皆禀命於廵按矣甚

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隨行甚者荅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於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詿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其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偽為名曰候於御史之

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使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鋪兵之役而不恥矣彼為布政者則曰我姑卑巽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既為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循保位為賢而慷慨任事者為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為之興利備患耶此今日致民饑困所由也今使大臣有如富弼之賢

者陛下委金萬鎰使之馳往地方賑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皆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穀絶無也欲勸大户則大户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素不之究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占於廵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册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饑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饑荒所宜急備也聖旨所憂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

回士風變治體而皆復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敢獨任也惟聖明張主於上而已何者臣僚昔皆陞速今緩其陞則怨怨則謗御史先既權重今抑其權則怨怨則劾劾與謗皆大臣之所深畏也令日職位退亦可矣而殁後議及贈謚則又以有無彈劾為應否由是浮沉保名者恒得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聖明張主之而已伏候聖裁

兵部十事疏　胡世寧

臣久在病中誤蒙聖恩改任兵部尚書又蒙加臣太子太保兩奉温旨稱臣過當臣感恩刻骨不敢嘿無一言以報昔唐姚崇宋李綱遇其君之初用皆以十事要說君從方敢就職彼皆一時名相能輔中興者也顧臣何人敢效先哲臣敢披瀝愚衷妄陳兵部急務所當行者十事內有干涉他部者蓋用人全資吏部軍食仰給户部也伏願聖明不棄芻蕘特賜親覽

一定武畧竊惟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盖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爲此殺人以救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祖訓不許輕伐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内勢將入冦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能遠征至於邊境叛軍即聽處决擒殺著律已明别無他議惟若民間盜起則望聖明深體先王保邦至義及查累朝設立廵撫兵備勅詞立爲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

閒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衄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後效以收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等官或先爭權曲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即照先年重例處死

一崇憲職令各邊腹裏兵食調度兵將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比他官為難朝廷任之亦當比他官為

興近該吏部每次公選多得人矣間恐或有未當者宜
令訪實選替皆用年壯資淺諳曉兵事才能濟變心誠
體國之人而久任之然欲久任於其能保地方者必須
定以三年五年加秩一次比與他官陞轉尤速以補其
難然後人肯用力又必重其責任使能展布寛其文法
使得便宜聽其從願罰贖多方措積錢糧在官以為練
兵捕盜募用死間先登等項支用激勸不許法吏扼腕
如昔王翺在遼東故事然後武備可脩軍威可振而盜

賊可弭外侮可禦也措置得宜與科派貧民不同本不為害臣愚不敢欺隱初任德安推官凡造倉積穀造鋪造監與凡買馬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贖繼任撫州兵備曾造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救災等事亦間用罰贖臣先蒙行取有被罰穀數百者自備兵馬送臣至京後離任數十年兩經德安一經撫州民皆歡迎泣送遠至百里之外而遇盜出死力以衛若臣罰贖害民民豈無怨也今任此官者拘束太甚故皆避嫌自保而縱

賊殃民地方日敝故臣不惴以為事當如此也

一重將權竊惟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享士卒趙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不敢近邊宋失邊險契丹最强宋太祖分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専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故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强敵宋祖得無西北之憂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伏讀我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此我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廵

撫見一寇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由中制彼得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誤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於原野而决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筭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令各邊廵撫總兵選任既當尤望陛下體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於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

機不失而使得成功矣

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皆驕惰未經戰陣緩急難倚者也今莫若於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遊擊二員增募鋭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間時則輪番一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有警則併調一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比之命將出京軍虚聲實用大不侔矣

一更賞罰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國初之舊制也兩軍

相敵當先格鬭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逋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功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為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為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在四五人即問充軍殺在十名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

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為事而墩堡任其攻尅鄉民任其殺虜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

及雖被殺虜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
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於兵力相當退縮敗陣
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
但被殺虜數十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
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
撫官即時問決不必一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於戰
勝論功止憑巡撫兵備查審衆證某人設策某人當先
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

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冐功賞其所私者却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

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

有訟則速為之勘剖該襲則早為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若讐殺不聽分解及為叛亂兼併者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葢惟不信則隣黨旅拒信則隣黨率從而兼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為一則統為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

處定奏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廵鎮廵奏下該部應為奏決而不奏決不該推勘而托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若欲預絶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遞申合干上司各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禀事要使人人皆知難

於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於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効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益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即為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為誘執如上下涷州趙文興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來見屢送妻子來質臣即遣回如茗盈州李萬盈來見違約臣即鎖去量治仍即放還其與全茗州許紫高讐殺三十餘年臣今畫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

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州世叛李濬因被廵按輕提擁兵搆亂臣委其表兄龍英州趙元珤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王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王景明爭占官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即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遂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黄文昌等四世為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臣欲求來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

三人委臣空城恐其劫奪即與叅將二司率兵夜遁臣
危旦夕而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即日而至
為臣守城旗鼓震耀彼謀遂絶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
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黄暘事臣為文名
之即來提其人調其兵即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臣
帶管其府自願為州聽屬以得保全臣泣不從乃止蓋
信義雖蠻夷為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
巡撫道過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勲差人來訴臣即輸

前責其家之占田園縣罪惡深重新天子英武同符太
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
即移文來首田本占民願從斷還而原曲斷與之者消
沮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潘諸番皆上番文
誓不為惡松潘番又為兵備胡澧伐木修城署竈以俟
臣至蓋番信澧澧信臣為之傳播故未久而即遠孚臣
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雖欲行彼土官該管上司據事
詢訪因而信行以為地方消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已之

罪無所逃於士論也

一足邊儲令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忌於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令若查比北直隸欽奉太祖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於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

糴則邊儲易足矣至於南方謫彼充軍為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為伴當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繁於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襲舊時之説也故今宜於額外多開商中納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

御史并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
塡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
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廵按叅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
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鋐奏議官抽其半而
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
不禁則廵邏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彌鹽廣鬻
而壯丁益勸於煎軍民得易求食其為上下之利盖不
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常邊糧不肯趂賤預買及臨

用兵發銀貴糴且逼人强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彀後二三年之用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錢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於措積葢亦治國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法令簡便革弊嚴明不許

減價措勒難收以致虧損屯農方可常糴

一絶弊源先該正德年間權奸黷貨致令富勢小人冒奪軍功超陞世襲軍職大壞祖宗賞罰之公至於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國家田賦有限何以能給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邊人凛凛總兵官既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尅減邊軍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為之

宴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隷彼為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心踴躍思欲南降使非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天下大事去矣聖祖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踐之豈不甚可畏哉天命我皇上入繼大統奮然下詔盡革此輩人心始快天下始安然有識者猶恨不籍其家以足邊儲而濟窮軍之困戮其首以梟邊境而快憤軍之心也我皇上勵精恭儉八

年之久而天下財用被其坐耗困窮至今難復臣恐法度不時加嚴儆則易至於漸弛奸弊不重加杜絕則易至於復生伏願陛下深為子孫萬世之計特與體國大臣計議自今嚴立成命載諸天府頒諸天下令後官舍軍民人等敢有似前奏帶冒功陞職者必行斬首地方其有真係報効親手得功該陞軍職亦止填註原立功地方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職官除果有勘亂平賊奇功朝廷特賜子孫官職襲廕外其有聽容子孫弟

姪廣緣似前冒陞者文官除名再不敘用武職揭黄永不許襲至於軍匠廣緣再有額外濫收者許該部科道執奏問革邊遠充軍永為定例如此則奸弊可絶而賞罰常明財用漸足而民窮可救實為宗社萬年之福矣一正謬誤近多謬見之事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即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薪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納米五十石而即以與之所得少而所

費多矣又如邊衛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方疲懦者不同宜令巡撫重罰邊糧若干或令降級或令減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糧筭亦不貲臣嘗有言不行又如武職有該充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罪充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襲免其充軍可省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從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少華而復推有恃為惡

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只當一軍之役令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政得人矣以俸給言則外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揮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八人矣今亦停阻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查正要皆有益於國儲不少也

一惜人才今天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保而能舍身為國摧奸禦侮弭盜安民者極為難得今在朝文職止

有李承勛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崇小寇不宜輕出國家養兵蓄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輔臣奏議久欲求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葢其人難知知亦未試而已試得効者又多小疵詿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事將如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昊則先任僉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廵撫因叛夷招討遣人賫縁權奸奏逮至京而黜為民九疇先任兵備猝遇番戎入寇内誅叛人外退强敵而為番使寫亦虎仙等反

閒搆罪後任廵撫大破番狄而偶以報功差誤又為𠊱
人聶能遷等反閒流謗逮至充軍臣謂此二人者可宜
收復在京不拘大小職事以備緩急之用又有原任副
使施儒楊必進二人者皆先任御史後陞兵備皆殺賊
安民有功楊必進則有誤劾一人之失施儒則因禁民
恠俗一事之謗以致考察閒住臣謂此二人者可收復
原職再試其才能功績而進用之又有原任兵備副使
胡澧其人德行追及古人忠信行於蠻貊有才不露有

功不伐臣昔舉代廵撫而亦為考察所黜惜其老矣筋力未知臣不敢薦惟得吏部另作一行旌别以勵士風幸也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唐臯

臣嘗伏覩我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序有曰君臣同心寅恭一氣所以感皇天后土之鑒海嶽效靈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其首章又以君臣同遊竭忠成全其君拾君之失撙君之過補君之闕為説大哉皇

言所以貽謀燕翼垂萬世聖子神孫之訓者深且遠矣仲虺詳陳咸有一德之功孟子極言相待一體之道皆不出我祖宗彝訓之外也仰惟皇上起自潛邸嗣守丕基登極之初治以憲祖為先志以勵精為大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平以謂陛下蓋將更張武宗之故以上繼孝宗之治而遠復聖祖之盛也然自即位以來君臣無同遊之美上下鮮一德之休知有股肱而不藉之運用知有耳目而不因之聰明是陛下雖有願治之心

而失所以求治之道也臣嘗供事華蓋內殿親見殿外之東極北有一便殿或指以示臣曰此孝宗皇帝燕息之所也凡諸臣章奏必於此閱之遇有懷疑未決必召輔臣至此參詳可否然後下之所司是以政無闕失昭令聞以垂無窮且召見之頃傳宣賜茶或撤賜御饌君臣際遇至今美談不知左右近臣熟知先朝典故者曾為陛下言之乎臣恐其不能且不肯也臣又見得先王優禮老成引年致仕不許其請則必賜之几杖以昭眷

留之誠蓋以老成謀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近來户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引疾乞骸章疏屢上陛下温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也臣方擬有几杖之賜以為聖世之光不意頃因太監崔文家人之故謂俊廢格詔旨令其回話其與陛下起廢之初慰留之温旨大不侔矣萬一俊執奏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掛冠玄武祖帳東都陛下雖無簡棄老成之心抑亦何以自解於天下之口而祈免於萬世之非議哉

臣觀陛下在内所寵信者多藩邸久待之人也非先朝寡過之人也使此數臣者果皆忠於陛下豈肯令陛下因崔文一家奴之故而簡棄老成體國之臣乎又豈肯令陛下加拾遺擠過之忠以廢格詔旨之罪乎又豈肯令陛下變兔留之温旨為雷霆震擊之威乎夫自古及今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未有不治者也上下隔絶中外疑沮未有不亂者也陛下即位二年於兹雖無武宗以來危亂之形而有正德以後災變之大其幾甚可畏也伏

顧憲聖祖之言舉先朝之典虛顧問輔臣之襟隆體貌大臣之禮養聖主遷善之勇全老成執法之忠鑒憸邪非亂之由消近習保姦之禍務使君臣如一人之身宮府內外如一家之勢則政以道成氣以和召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我聖祖降鑒效靈之訓可驗於今日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